

《我和父亲季羨林》引争议 季承披露父亲婚外恋

生活中的季羨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?如何看待季羨林先生的婚姻悲剧?季羨林先生晚年和季承父子13年不得相见的伦理悲剧是怎么造成的?就这些问题,季承接受了记者采访,并透露,季羨林遗产风波至今还没有处理好,北京大学还没有把季老的字画还回来。另季承首度披露季羨林当年留学德国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恋情细节,称那是一个令人扼腕的爱情悲剧。



季承写的书引发争议

季承眼中的父亲： 孤独、寂寞、吝啬、无情

季羨林先生已辞世,是是非非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在外界的种种猜测之下,作为季老的独子季承终于无法再缄其口,他整理季老遗物,追忆往昔恩怨,历时一年多写成《我和父亲季羨林》。书中有四十余幅未公开过的珍贵照片,用二十万字的篇幅历数季老的人文情怀和家族小史:痛苦无奈的包办婚姻,美好缠绵的德国恋人,扑朔迷离的父子恩怨,匪夷所思的文物失窃以及与温总理的友谊、巴利文的一世情缘……

季承在此书中颠覆了被社会塑造的“大师”的完美形象。有看过书的人表示,季承“还原了一幕幕诗意后面的血泪,真实

得近乎残忍”。在季承笔下,季羨林是一个“有国无家”的人,一个孤独、寂寞、吝啬、无情的文人。季承日前在成都书博会上说:“这本书一出来,就引起了很多争议,有人骂我。”不过,虽然父子间有过矛盾和隔膜,却并未消磨掉季承对父亲的爱,季承坦言:“这就是血缘,没办法的。他是我父亲,我是他儿子。”

有人批评季承拿父亲的历史当摇钱树,并指责季承“不孝”。季承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:“父亲对家庭的关心较少,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,但对天才不能要求太多,他的精力都放在研究学问上了。一个天才,是社会的财富,但却是家庭的灾难。”季承说,“在外人看来,父亲是‘国宝’级的学者,但在家人眼里,父亲是个很怪的人,内向又孤僻,对家人冷淡得都不像

一家人。”

季承曾与父亲季羨林13年隔绝来往。回忆起见面的那一幕,季承描述道:我立刻走上前去,在小桌前向父亲磕了三个头,然后我走近小桌旁的椅子,未敢就座,说:“爸爸我给您请罪来了。”接着,我听到13年来父亲的第一句话:“你何罪之有啊,这些年,何尝不是天天想念呀。”

与父亲完全隔绝13年的原因,季承写得很模糊,只说在母亲逝世前5天,父子关系突然恶化,直到父亲去世的前八个月,两个人才冰释前嫌。小孙子的出世也为季羨林先生带来了不少世俗的快乐。季承表示,虽然父亲对家庭关心较少,但作为学者,他是一个天才,而现在他感到最大的难处,是如何传承父亲的精神和文化遗产。

关于婚姻： 曾有一段婚外恋

季承在书中披露了季羨林婚姻不幸。季承在书中披露,季承将父亲的性格缺陷归结于年轻时所受的创伤——从小寄居在叔父家,寄人篱下;包办婚姻让他娶了不爱的女人,但又没有勇气拒绝。当季羨林回到北京后,季承姐弟曾提出把母亲从济南接来一起住时,季羨林很冷淡地说了一句:“我和你妈没有感情。”

对于父亲既不满母亲但又容忍自己的婚姻,季承认为父亲是为了求“仁”,也是同样原因,

季羨林拒绝了一生中唯一一次真正的爱情,那也是一段“婚外恋”。季羨林在德国留学期间认识了房东女儿、德国姑娘伊姆加德,伊姆加德为季羨林的论文打字,并从此开始度过了一段“热恋的时光”。最后,因为背负对祖国和家庭的责任,季羨林选择了回国,伊姆加德则终生未嫁。当有记者提出这段感情真实性到底有多大时,季承表示:“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父亲去德国,专门去拜访过,当时一楼的邻居说没这个人,其实她就住在二楼,就这样两人错过了。后来内地也有记者去德国,找到了伊姆加德写给季羨林的信。”

对季羨林的选择,他的弟子下毓方表示:“那个时代不同,他们的选择,我们无从评价。”

对话季承： 父亲的婚姻是悲剧

记者:您如何评价您的父亲季羨林先生?您在家里是称呼他爸爸还是季先生?

季承:我在家还是称他爸爸,虽然叫得有点别扭。

记者:您在如此正式的发布会上首次披露季羨林先生青年时代的一段恋情,您觉得这对季羨林先生是否有负面的影响?

季承:父亲和他在德国歌廷根的房东女儿伊姆加德有一段恋情,这在父亲的留学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。我觉得我母亲的婚姻是一个悲剧,可父亲这样做,也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。 据《广州日报》

房产局长殴打拆迁户 政法委书记袖手旁观

4月29日晚9点左右,长沙市31中退休老师陈敦姆致电记者:“芙蓉区房产局局长带头殴打拆迁户,68岁老校长跪地磕头一圈求制止,区政法委书记看着打人无动于衷。”“触目惊心”,她用这四个字来表达这一天的感受。

陈敦姆是长沙市31中退休语文老师,4月29日9时左右,她和约30名社区居民一起赶到了位于解放中路的建设厅,协商东牌楼片区拆迁问题。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半,协商仍没有结果。陈敦姆等十几人在建设厅大门口坐下,继续等待。

“大约在下午3点40分左右,一辆白色面包车突然停在建设厅大门口,车牌号码是湘A28697,下来六七个壮汉,为头的就是芙蓉区东牌楼拆迁指挥部副部长蔡冰。”陈敦姆补充道:“他还有1个身份就是芙蓉区房产局局长。”

陈描述:“蔡冰下车后把一只手搭在一个名叫伍坚的小伙子肩膀上,不知道说了句什么,突然对着伍坚就是一脚,将其踢倒在地。随即六七个壮汉围拢上来,就是一阵拳打脚踢。”

东牌楼鱼塘街的居民穆明德说:“我们看着伍坚被拖着脚塞进面包车里,而长沙市芙蓉区政法委书记刘赞乾就站在距事发地4米的地方看着这场殴打,68岁的罗爹爹扑过去跪在他面前求他制止这场殴打,说:快叫他们停手,会出人命的。”

陈敦姆说:“刘赞乾什么也没说,转身别过脸,罗爹爹跪在地上转了4个方向,磕了十几个响头,他始终无动于衷。直到看着伍坚被面包车拖走,然后进了建设厅办公楼和其他人有说有笑。”

指挥部的人暴打伍坚一顿后将其送到了派出所。 据《三湘都市报》